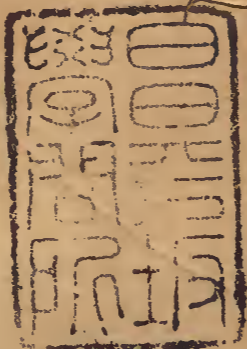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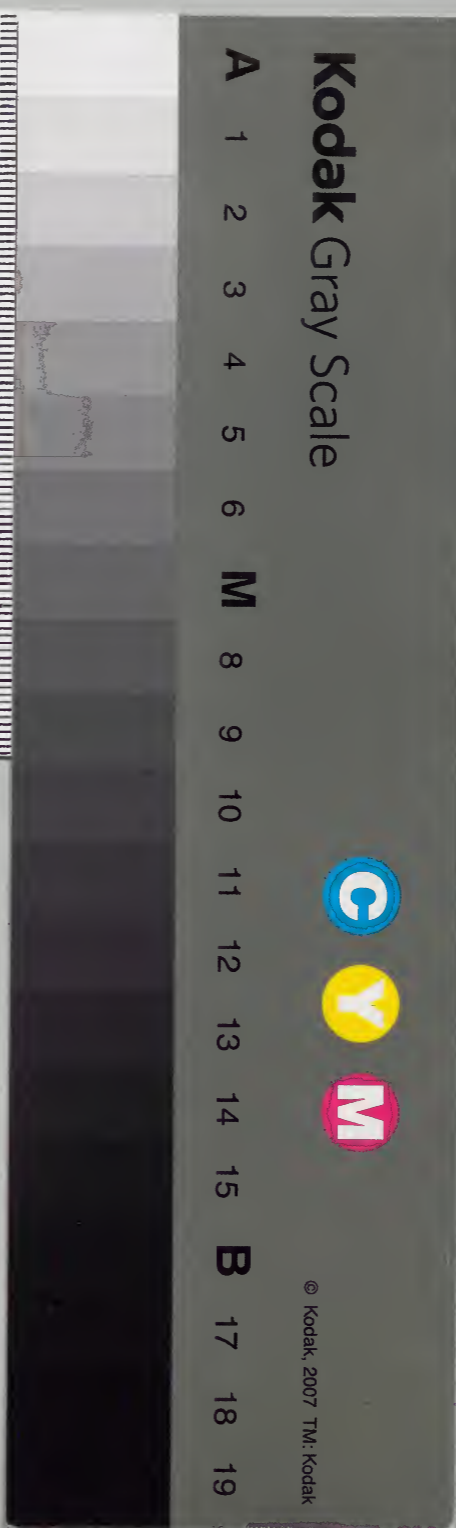
			五	漢
		四	〇	書
	四	六	〇	門
〇	五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四	五	〇	漢
〇	〇	〇	〇	書
二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自百五十七
至百六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60
冊數	40 (29)
函號	281 5

廿九



三韋臯 韋正貫劉開 張建封 愔 嚴震 謨 韓弘 公武充

四鮑防 李自良 蕭昕 薛播 樊澤 宗師 王緯 吳湊 士矩 鄭權 陸巨 盧坦 閻濟美

柳晟 崔戎 雍

五徐浩 呂渭 温恭 孟簡 劉伯芻 實夫九章 楊憑 凝敬之 潘孟陽 崔元略 鉉沈元式崔龜從

韋綬

六張薦 讚 趙涓 博宣 李紆 鄭雲遠 徐岱 王仲舒 馮伉 庾敬休

七姚南仲 獨孤及 朗郁庠 顧少連 韋夏卿 璿 段平仲 呂元膺 許孟容 李同 薛存誠

廷老亦子孫方玄建訓

八孔巢父 錢緯武武温業 穆寧 贊質負 崔邠 郎節鄆 柳公綽 仲鄂璞珪璧玘公權

楊於陵 馬總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

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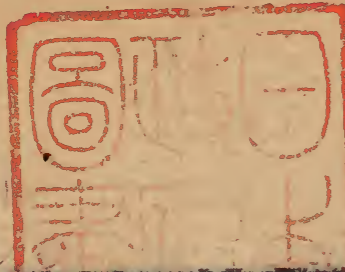
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

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兩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僑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

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

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

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閭祿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



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
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
罷事之非要時皆違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
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
問策安出贊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
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
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
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
据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
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
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
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

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
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潞路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
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
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
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
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
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
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
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
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又前事稍益禁
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
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

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殿之馬武庫之兵
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蓄以增騎又告之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
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
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
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
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芄還軍援
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
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黠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
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贊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
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
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聖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
餘始帝蒼卒變故每日尅責贊曰咥 以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

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
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
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函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
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
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
賦不給乃議感限而加斂焉加斂旣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
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
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
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
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
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
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禪販

之緝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蹢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
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
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
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
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
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
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
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民
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
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
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

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
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
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
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
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
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
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愼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
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
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孰計之捨已以從眾
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
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
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

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蔽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言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

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出出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其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貴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關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

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
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
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
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感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
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
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
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于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
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
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鯁寡參言無驗不必
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
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
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近

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
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道可重之事
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
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
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
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
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衛聰明厲威嚴恣彊
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
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衛明必折人以言
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
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愆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

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論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它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

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論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皆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冠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壞怪織服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

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訖曰吾無所藉晟贊卽美其彊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卽爲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任震聳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孽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
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多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
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
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
之以虛則物有價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
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泉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
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
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
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
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
散爵號同然而突鈿鋒掛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
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

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
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
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
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
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
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
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
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
膺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
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
從功臣贊曰官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
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

師已平帝欲詔滯瑛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吐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待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論瑛資遣初劉從一美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宇而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

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何狹促以

沮議爲出衆自異爲不羣趣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爾所謂
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
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
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
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
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
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特失士今擇宰
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
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
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
一調吏負稽壅則案牒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爲茲廢置無綱至
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

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
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
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
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
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
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
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
深入則戒嚴丁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
之而要不可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
則先所難是爲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
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
攻其堅城前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橈敗適

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疆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自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蹙壘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關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

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賈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爲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

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
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
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
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
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
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
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
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
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
也關東百物阜戢士怙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
辛酸動容聆彊番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
酸抗所懾駭將翼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

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
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
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
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
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
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
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
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實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
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觀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
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
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
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諫於衆僨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褻貶

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之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間并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矣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熱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

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尪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汴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守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

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
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
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
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
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
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隘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
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矣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
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
其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
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
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

端拱於委任然後惡數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
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
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
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
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
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
留息况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
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
救逗留之項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借夫椎婦罄俘囚矣
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滅百爲一獲者衍百爲
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
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

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遶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

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章臯數上表請贊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嘗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
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
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
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
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
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
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贄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
拂然以讒倖逐猶奈梗至延齡輩則寵任嬖桓不移如山昏佞之
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
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

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
帝所用纔十一唐胙不競惜哉

帝用蘇十一書報不聽許

贈贊備精獲十口益滿則和誠皆本二美可為外世志歟歟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唐書

百五十八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

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

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

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

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

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曄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眾出奔至汧

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

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

偽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

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眾而

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

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怫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

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閩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危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勗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

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通租
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募府崔佐時由石
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
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
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
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嵩州吐
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
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
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
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
略棲雞老翁城高調王英俊繇峩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
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厲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

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首那時等道西瀘攻昆
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
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
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一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
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
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
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
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釁又自
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書請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
亾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姦黨是歲臯暴
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
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

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拊士至
雖昏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
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
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
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
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
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
之兄聿弟平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
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臯子行
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聿或
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

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
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
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
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
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
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正直貫旣至無所取吏咨其清
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
事以爲神不馱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
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
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
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

帝新卽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關
意帝可動益驚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
川卽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
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關妄書生耳可鼓而俘
也薦高崇文李元弈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犄角之
詔許自新關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
下成都關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鄺定進禽
之文若先殺其族繩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關京師尚冀不
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人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
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關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
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
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關嘗病見問

疾者必以手行人其口關卽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
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
李廷偉徂徠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
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
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
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
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
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
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
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毫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
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爲三城鎮

邊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遂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卽自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陣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劔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貞官貞元四年拜御史

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洎以徐降洎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縻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卽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塵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闈闈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巳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勳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以蔭

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埇橋與徐軍埇仵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仵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

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劔南黜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鄖國公治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卽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熱屋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卽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逐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卽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

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卽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旣入駱谷懷光以嗣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卽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卽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諡曰忠穆從孫譔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孫桂管觀察使擢爲江西節度使改號鎮

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譟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譟廣補卒擅納縑廩
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譟素善收賂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
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
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
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
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
自表於衆卽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
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
素恣橫者劉諤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
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
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

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鐔等詒
書宰相恥爲鏐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鏐
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
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爲
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案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
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
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
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諡曰隱始弘
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絲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
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爲人莊重
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
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執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

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充本名璿少亦依舅家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左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怠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卽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穆

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募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募兵相誅爲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芥主留事帝謂充素爲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芥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芥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芥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納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卽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芥所脅爲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諡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爲嫁二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

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爲牙將及芥爲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芥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芥終金吾將軍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一終

韋張嚴韓

唐書百五十八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唐書百五十九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寡彊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爲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郇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愾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其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譴其僕及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防叱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邪不得志

唐書百五十九

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節度授右衛率從袁倬討賊袁晁積閣至試殿中度府兼訓徒太原又爲牙將鮑防代總節度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搃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墮其勢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馬燧代防表爲軍候自良爲人勤且有謀燧倚信之從討田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履鋒陷陣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常議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爲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

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愆法簡儉易循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民不知有軍上下諧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壽安尉累遷左補闕哥舒翰爲副元帥拒安僂道走蜀肅宗立奉誥册見行在盛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崇請太學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龕定寇難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額乞和非天子出塞下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

再中博學宏辭科調祿山辟掌書記翰敗人禮部侍郎代宗狩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聽補生員大曆中持我無以平奈何市馬雖絲毫不遺賞況吐蕃暴我郊甸天舍郵舊功則隻馬不得使者約和轉工部尚

書封晉陵侯德宗出奉天祈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懿昕始薦張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珣其後鎬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爲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爲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衣冠光躋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本曹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爲

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礮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縮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臯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開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諡曰成訃至帝爲撤宴廢朝

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爲長安尉與弟之賁之奐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畱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罷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哀爲進奉緯上疏願蠲以

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繇布衣與兄淑一日賜官封皆等而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兼家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數顧訪尤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輒偃蹇搖亂湊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說裁所欲爲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帝才其爲重之元載當國久懷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卽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

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爲福建觀察使政
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
趨走帝召還驗其疾是非繇是不直參擢湊陝虢觀察使代李翼
翼參黨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湊檢校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
軍亂立玄佐子十寧帝欲遣兵內湊而參請授十寧以沮湊還爲
金右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
尹韓臯罷之卽召湊代臯已謝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爲人彊力
劬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疆估取物而有司附
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紛
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
高年謹信者爲宮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謹又言掌閑曠騎飛龍
內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

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取決
幸倉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畱思衆畏服
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
傳相訓勗舉無稽事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
土治墳農事廢湊候帝閒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
爲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
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啟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橋舌
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叵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及屬病
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
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
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敦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
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蔣榆其空湊曰

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與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爲世外戚表云

淑子士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爲談說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數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暮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面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其軍必亂以權寬厚容衆檄主後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冒白刃明諭逆順殺首亂者一軍畏伏德宗方戢兵藩屯校佐得士心者

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擢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領德棣滄景軍時討李師道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爽數違命權劾奏詔追之宗爽以州兵留已自解憲宗更以烏重胤代權滄人懼共逐宗爽還京師有詔斬以徇徙權節度邠寧或訟宗爽爲權所誣左遷原王傳改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爲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舁就道權識詣魁然有閎辯與可汗爭曲直持議明壯虜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哀貴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橫會將册皇

太子草儀真參議偃蹇巨榜逐之胥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究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亘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爲兗州對延英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溫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相公更以爲姦亘還官全稟繩賊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

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遽出就坦謝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內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正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雷恐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黜死者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累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自中丞請中覆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

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爲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舊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遂罷爲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宦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不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時音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听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

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衣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爲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鄙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邪天德故城地壤堯瘠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執不容知是無故而感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爲言吉甫不悅出坦爲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師人怨殺重旰覆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爲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惟請收軍吏閏月糧助行營爲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舊制官階勲俱三品始聽立戟

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郎時隋朝議大夫
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
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
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
徙浙西爲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
獻無所還故帝爲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爲祕書監以工部尚書
致仕卒諡曰溫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
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爲聞孝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
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率十日輒上所學旣長詔太瓘等卽家
教授拜檢校太常卿德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

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
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
拔歸要籍朱旣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
而亡斷髮爲浮屠閒歸奉天帝以爲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
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詬悔不
聽凡三上書帝意解通玄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
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其討劉闢還未叩城復詔戍
梓州軍曹怒脇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勞士卒旣而問曰若等何
爲成功曰誅驕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
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胄拜從所徙入爲將作監使回鶻
奉冊立可汗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大去信自彊夫禮信不能
爲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爵爲公卒年六十九詔從
官臨弔贈太子少保晟敏于
辯下士樂施唯自興元入朝言獻不
外詔爲御史中丞盧坦所劾
憲宗以其賢置弗暴云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補
太學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
主簿辟淮南李鄜府衛次公代鄜憲
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成于職
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
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
下乃聽命入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
諫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
持節劔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蓋芋
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
準緡布優其估以與民緩招流亡凡
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
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
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
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
激以夸後人也徙兖海沂密
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
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

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
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
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
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
不及乃止至兖州鉏滅姦吏十餘輩
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
禮部尚書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
爲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
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
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
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皇詔冊龍絕一時授兼尚書右丞
治定言故事有司斷獄
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
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字相府
斷事尚書以下大省即署重慎州
而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
此始進國下各酒爲李輔國詔貶
州長史代宗以中書舍人
爲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爲
節度使各拜史部侍郎

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
之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郡公
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諡曰定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
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上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
驥奔泉云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終浙東節度使渭第進士從浙西觀
察使李涵為支使進殿中侍御史大末涵為元陵副使渭又為
判官涵繇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
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劾渭昔涵再任少卿不以
嫌今謂少傅為慢官疑渭為涵游說乃貶渭歙州司馬貞元中累
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
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爲善又與蔡延齡爲姻家

擢其子操上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爲潭州刺史卒贈夾
州大都督四子溫恭儉讓

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
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爲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
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畱溫不遣時叔文秉權
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
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戶部員外郎溫藻翰精富一時流輩
推尚性險躁譎詭而好利與竇羣羊士諤相昵羣爲御史中丞薦
溫知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待之久不報溫等怨時吉甫
爲宦侍所抑溫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卽捕
士諤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旣詰辯皆妄言將悉誅羣等吉
甫苦救乃免於是貶溫均州刺史士諤資州議者不厭再貶爲道

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橫孫
吳術爲山南西道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儉亦
爲御史讓太子在庶子皆美材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簡舉進士宏
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
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徙它曹元和中并諫議大夫知醜事韓泰韓
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言不可狀以
悻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漬久淤闕簡治導漑田凡四千頃以
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
至橫恣不檢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
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卽行李脩觀察浙西始請留故
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

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
相多由此進崔羣旣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
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時有詔置臨漢監以收馬命簡兼使職
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關通閹侍翰持之數傲狠簡怒追還以土
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賊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
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
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
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誚常與劉
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
判官府罷召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噉爲韋執誼
陰劾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垍待之善擢累給事中

李吉甫當國而均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均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確而動輿時適論者少之子寬夫寶曆中爲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禱位輕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儀再左補闕陳岵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狀敬宗怒謂宰相曰岵不繇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怒岵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讜其言釋之子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竝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故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後爲東都畱守黃巢至分司李磎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磎所磎

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并賊磎持印還之後廢于家楊憑字虛受一字嗣仁號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鄴相交善一時歆慕號楊穆許李歷事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輒免去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侈汰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賊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卽臺參訊于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樂別舍謗議頗譴故夷簡藉之痛適發欲抵以死旣置對未得狀卽逮捕故官屬推躡簿憑家貲翰祿學士李絳奏言憑所坐賊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爲僭擬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爲宜而

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憑所善客徐
晦者字大章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往
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
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為姦邪
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為監察御史晦
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後歷中
書舍人彊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嗜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凝字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為司封員外郎坐釐正嫡勝封
邑為權幸所忌徙吏部稍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晉表為判官亳州
刺史缺晉以凝行州事增墾田決汙偃築隄防水患訖息時孟叔
度橫縱撓軍治而凝亦荒泐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闔門三年拜
兵部郎中以痼疾卒凌字恭履最善文終侍御史子敬之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胄曹參軍累遷
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宰相
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
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嘗
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
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為癖雅愛項斯為詩所至稱之繇
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閩人濮陽愿閱其
文大推挹徧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為斂葬

潘孟陽史亾何所人父炎大曆末官右庶子為元載所惡久不遷
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
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輿疾上道不自
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見聽孟陽少以陰俄登博學宏詞科補渭

南尉再遷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賓客故被慰薦擢累兵部郎中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權知戶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恃與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畱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使還罷爲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誠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元和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孟陽舊復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又兼京北五城營田使太府王遂爲西北供軍使持營田不可至私忿恨更請間論列帝怒罷孟陽左散騎常侍明年復舊官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而伎媵用度過侈汰人多指

怒之病風痺復改左散騎常侍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康初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崔元略博州人父敬貞元時終尚書左丞元略第進士更辟諸府遷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雜事進拜中丞時李夷簡召爲大夫故詔元略畱司東臺改京兆少尹行府事數月遷爲尹徙左散騎常侍初中丞軼議者屬崔植而元略謬謂植入閣不如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悵旣當國以元略爲宣撫竟項使辭疾不行植奏不少責無以示羣臣乃出爲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敬宗初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貸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以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俄授戶部侍郎譏謗大典諫官斥元略方劾而

遷有助力元略自解辨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劾元略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賦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妨已路故舉疑似蠲染之大和三年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出爲東都畱守改義成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子鉉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爲密佐入拜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畷鞠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展是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

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以戰太液亭賜詩寵之時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擊詔以宣徽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怨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子沆字內融賊歸路賊懼更踰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子沆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衡逐于琮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爲永州刺史復拜衡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且告麻大霧塞廷中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以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亦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黃巢勢盛沆每建裁過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

直方第遇害元略值元受元式元儒皆舉進士第元受以高陸尉
直史館元和時于其墓為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從之督供饋畢
暮得罪元受逐死崇表

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用兵遷河中
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戶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諡曰莊大中
時又有宰相崔龜從字玄告初舉進士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
其科拜右拾遺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
敬宗廟室祝辭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大臣
薨不於訃日輟朝乃在數日外因引貞觀時任瓌卒有司對仗奏
太宗責其不知禮岑文本歿是夕罷警嚴張公瑾亾哭不避辰日
故閔悼之切不宜過時又言三品以上官非經任將相密近不宜

輟朝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再遷至司勳郎中知制誥真拜
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再歲罷為宣武軍節度使數徙鎮卒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鑿臂血寫浮圖
書建中末為長安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佐襄陽于頔
府數譏諛刺頔橫恣頔不能容薦諸朝三遷職方郎中穆宗為太
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
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
以悅太子它日侍太子為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
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為尚書右丞集賢
院學士出入禁中怙寵甚建白帝誕日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
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壽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綬

議格時大臣論啓或未決授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
綬請集賢學士得別會帝一順聽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
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赦有司祭
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
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以檢校戶部
尚書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錢二百
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耄而貪不能事軍政綱維
亂弛卒贈尚書右僕射帝遣中人弔其家有司諡通醜故吏以爲
言改謬醜不報罷

徐呂孟劉楊潘崔韋

列傳第八十五

唐書百六十一

唐書百六十一

張趙李鄭徐王馮庾列傳第八十六

唐書百六十一

唐書百六十一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鷺字文成早惠絕倫爲兒時夢紫文
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鷺鷥也
若壯始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靈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
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以制舉皆甲科
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判等爲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
爲公卿稱鷺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鷺青錢學士證聖中
天官侍郎劉奇以鷺及司馬錕爲御史性躁下儻蕩無檢罕爲正
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鷺多口語訕短時政
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鷺屬文下筆輒成浮
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無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
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

此人不用無能爲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秋初爲顏真卿歎賞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部侍郎于邵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卽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威詬羣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何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鉤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

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旣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恡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頽等奉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道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傾覆不當用人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薦爲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

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祕書少監延齡必欲以罪斥廢之會遣使冊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為監吐蕃贊普死擢薦工部侍郎為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始兼侍御史中丞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諡曰憲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獻懿二祖定太儀號大臣祈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百餘篇子又新別有傳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為吏部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一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趙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郾城尉稍歷臺省河南王

涓引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為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明諦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治衢不為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命典吏部選從狩梁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子博宣亦擢進士第藻翰豪邁沈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者於府久不能堪乃誣受吳少誠金為反間數言休咎惑眾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冤之

李紆字仲舒始仕為校書郎大曆初李季卿薦為左補闕遷累中書舍人德宗居奉天繇禮部侍郎選為同州刺史帝次梁紆委城趨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制從之紆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頗華裕不為齷齪崖檢官

雖貴而游縱自如奉詔為興元紀功述及它郊廟樂章論議甚多
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

鄭雲達系本滎陽父昉為郾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
留昉誅殺六七十人採訪使奇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
俊毆市人以應昉率眾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為武寧府
判官遷沂州刺史諭降賊李浩五千人終滁州刺史雲達為人誕
譎敢言已登進士第去客燕朔朱泚善之表為掌書記妻以泚女
泚將朝使雲達先入奏同府察廷玉譖于泚奏貶為平州參軍泚
代泚將復辟雲達為判官廷玉與要藉官朱體微它日與泚從容
言泚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達數漏其語以怒泚故泚論廷玉等
皆得罪死泚助田悅雲達諫不從遂棄室自歸德宗悅擢諫議大
夫帝在梁雲達依李晟晟衣以禮部侍郎為軍司馬時時咨逮戎

略元和初為京兆尹卒弟方達悻悻結徒剽劫父欲殺之不克雲
達自劾不能教恐亦臣家詔錮死黔州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座
人常屈大曆中劉晏表為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
為復禮鄉名達于朝擢偃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為太常博士專掌
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為太子諸王
侍讀遷給事御史館修撰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
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
于善帝大悅賚子有差兩宮恩遇無比性篤慎至宮殿中語未嘗
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儒者皆為婚嫁然咨嗒自持家管鑰世所
譏云卒贈禮部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

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冤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爲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嘗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

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諡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爲睦王等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弊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猾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居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自天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金紫服進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唐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祿山僞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羣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召爲翰林學士文宗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選師傅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劔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賈人入錢京師大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秭歸收度支錢乃無遺沒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再爲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不通一弟簡休亦至工部侍郎

姚獨孤顧韋段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

唐書百六十二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遷累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今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諡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孰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

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
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
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禪將曹文洽入
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於
廁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
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邪曰不
撓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
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
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諡曰貞初崔位馬少
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譖也出位爲遂州別駕東川觀察使
王叔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
云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
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
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峘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
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
等十有三人集賢殿侍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
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
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
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
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
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
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誘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

陛下以堯孔心爲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雜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顛顛獨特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齧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二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

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爲和氣矣又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然許卽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爲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俄改大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爲太祖及據禮條上

諡呂諲盧奕郭知運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諡曰憲及喜鑿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子朗郁

朗字用晦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場監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盜殺武元衡朗請貶京兆尹誅捕賊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戶曹參軍久乃拜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坐與李景儉飲景儉使酒慢宰相出爲韶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敬宗初宦宮殿鄂令崔發雞干下朗請誅首惡以正常法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

朗連疏論執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晃鄭居中繇宰相力得監察御史朗拒不納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醉謁朗朗劾不虔下除司議郎會殿中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卽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尉諭不許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爲福建觀察使劄發背卒贈右散騎常侍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擢進士第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拜右拾遺俄兼史館修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擢翰林學士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修撰憲宗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棕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俄知制誥德輿去位遷爲學士九年以疾辭禁近徙秘書少監屏居鄂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

議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仕至尚書丞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爲禮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奔獨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御史大夫于頔薦爲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徙先兆于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藏葬役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杖號良吏卒年六十

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善文辭大曆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郎中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爲留後召夏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輔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

天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游終年不見其喜愠撫孤
姪恩踰已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
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
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請無間也李
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爲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
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
李復之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敢
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察
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爲循默爾使我一
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
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

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
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
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爲諫議大夫憲
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
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終太子左庶子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
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
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
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
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謁故宰
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

尉辟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河中輒解去論惟明節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栖曜代之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爲同州刺史既謝帝遠問政事所對詳詣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洎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以顯

褒懲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選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都有李師道留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矯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政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訾缺卒年七

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敷引逆順納即悔謝為罷兵表為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雹言稔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憲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總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

攝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令總有可錄宜暴課最解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狀何憂邪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羣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振災為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沈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先是為裴延齡李齊運流斥者雖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悅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

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王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上之弟季同始署西川韋臯府判官劉闢反弃妻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

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得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絳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終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頭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羈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鑿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多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辟權近更係救於帝有詔釋之存

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鑿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安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後命之會暴卒帝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正有父風實曆中爲右拾遺敬宗政日僻嘗與舒元袞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相擬進恐綱紀寢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袞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袞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卽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

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家爲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廷老告滿日日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悅并讓夷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碭州刺史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荊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請論利害衆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

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
閩衝遂爲長戍幾三十年遜署事卽停其兵入爲給事中故事天
子以畸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
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遷戶部侍郎
代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
唐鄧隋三州授高震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賦饋
之初襄陽兵隸震寓者多逃還後震寓戰賊不勝言爲遜所撓帝
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傅久
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以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時吳元
濟始平治條疏類遜召會大衆申議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
衆遂安遜於爲政抑彊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長慶初幽
鎮繼亂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上萬人會行營卽日上道先諸

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尚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以疾求解爲
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子方玄字景業第
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玄刺審其
冤悉平貸之累爲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
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益爲此云終處州
刺史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
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梭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貞元
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
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它省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
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
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

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寘定 蒙詔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為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初建為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為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置垣屋以清儉稱建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為浙東觀察使性疏下遇士不以禮為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為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汨疾馳去水遂大毀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宥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侵笑地邪凡三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葬不請園簿避贈諡詔聽

姚獨孤顧孝段呂許薛李列傳第八十七

唐書百六十二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孔穆出鳳陽氏關

唐書百六十三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二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鏃蹟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為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為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眾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那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中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

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眾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戮戡戡

戮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為判官羣卒攝總留務監軍揚志謙雅自肆眾皆恐戮邀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為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為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戮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戮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

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為危之戮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戮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戮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戮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戮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戮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

部中自衣食殘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
爲貨掠人爲奴婢殘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殘論以
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
族才可用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
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殘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
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殘以海道歲一往復苟
有險者不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
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殘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
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
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殘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
天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
雅善韓愈請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殘曰吾豈要君者吾年

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
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卽上疏言臣與殘同在南
省數與殘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
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殘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
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
不必七十盡計致仕今殘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
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
七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遵孺溫裕仕爲天平節度使遵孺
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
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
宰相楊收薦以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

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
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外聞
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
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邁雅不喜坐調
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
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次盤屋爲盜剽
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邁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
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
人布衣游猶有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尅丐
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且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
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
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旣及行

在緯策攻必反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卽日去陳
倉而攻兵至徵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攻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
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
畿營田使昭宗卽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
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
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國典也陛
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
禮爲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
度使兼平章事臺史白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
服至則無班怏怏去他日見緯以爲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
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

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慙縮不敢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問緯緯助濬請既濬敗坐傅會出爲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爲請詔聽所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戡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蓋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後偃蹇不軌戡遂以疾歸洛陽未

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戡未應從史曰是故舍我而從人邪卽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戡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攻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戡移書昭義前繫攻乃上列其狀帝怒流攻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戡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平子蓋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卽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

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温業

温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
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為太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間獻書天子擢偃師丞世以
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為

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
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

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營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
山即遣真卿書曰夫子為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支使寧

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
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

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以

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為殿中侍御史

佐鹽鐵轉運住桶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

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一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

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眾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

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

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

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租

庸鹽鐵轉運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西徑商山以入京師淮西

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

絕與寧夾淮為治憚寧威掠劫為衰漕賈得通坐杖死沔州別駕

貶平集尉大曆初起為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刺

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戶妄劾寧多逃亡貶泉
州司戶參軍事子贊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戶數
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
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狗又可以
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矣親友強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詣
行在擢祕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矣
卽罷歸東都以祕書監致仕卒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嘗譏家令
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
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四子贊質員
賞寧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
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
二門云

鄧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
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
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
給事中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
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
當請益高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
有嚮儒意帝重咎謝咸賜錦幣鄧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
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
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鄧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奪治
安得自封卽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
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鄧乃旁流爲大敖受粟實而注諸艘民悅
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

顯行郾修治鎧仗造蒙衝駃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
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諡曰德郾不藏貴
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室處
庫漏無步廡至霖淖則客益而屐以就外位治號以寬經月不答
一人及涖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
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
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瑰瑾珮璆瑤任禮部侍郎浙西
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瑰珮俱達官
鄩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
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鄩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鄩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
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京師陝號觀察使盧岳妻分贊不及
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罪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
受金捕送獄弟賞上冤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參
敗召爲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賂
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澆州別駕久之拜州
刺史憲宗立進宣歙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
質性强直舉賢良方正條對詳切頻擢至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
不盡言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
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冤後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憲宗不悅改
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卒
員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
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人爲酥員爲醍醐

賞爲乳腐云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已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均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爲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鄴郾鄆鄆

鄴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褻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內謝蕩昕暗不察

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崔氏四世總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鄴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鄴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云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劔南與裴度

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
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高卑以均人
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泱肌膚於外
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
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
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
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八乘
氣生嗜慾以萌氣雖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
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
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
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
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迥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

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多作月萬計
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
生不知兵邪卽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
綽謂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豈非兵事邪若禡戎容則兩郡守耳何
所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卽
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
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
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沈之江軍
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
一年爲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
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時撈死帝怒其專殺公綽
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

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喪去官服
除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
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駟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置
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
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蓋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
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
惡疾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
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
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姓傳言耶弘懼挾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
諱換左丞俄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
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
曰賊吏犯法法在茲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廢馬害園人公綽

未及進士第爲校書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曆元年就遷檢校
非積習名教安及此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
斫父墓栢射殺之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
不省仲郢監罰執口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或藥自賊境來
爭遂獨詔京兆杖之逐道士入爲刑部尚書俄拜寧節度使先
詔減官冗長者仲郢中不聽木道節制故虜得窺聞公綽論所宜
諫議大夫武宗延方節度復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
崔元藻以覆按吳湘尋歐卑非鬪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
京兆尹置權量於東川東節度遭歲惡樽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
約仲郢殺而尸之自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
象爲錢仲郢爲鑄錢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闢牙門令
久之僧反取爲鐘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陞北有沙

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
侍知吏部銓德裕頗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
惡官者又當調者持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
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加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爲我白宰相徐州
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尚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
秘書監數月復出河曰元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
轂之下先彈壓郡邑辟所生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
大吏邊章簡挾勢肆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又杜元穎
五年召爲吏部侍郎康佐鄭朗盧簡辭崔與夏侯攷李拭韋長皆
進詔署鹽官仲郢以
賜縑遣還大中十二年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
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上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

殺之或言良馬可愛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
左僕射牛僧孺罷政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
止之答曰奇章始去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
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
雖驗何益卽棄藥而不監朝廷嘉其守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
時神策諸鎮列屯部條簡浹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
因詔屯營緩急悉受上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諭御史
者府欲殺之公綽曰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爲嫌奏拜
遂減論大和四年爲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
士卒鈞北虜遣梅祿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浮屠法盡壞銅
以防襲奪至太原公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旣淮南鑄會昌字
譯官引謁宴不加常云中書舍人紇干泉訴甥劉詡歐其母詡爲

施部勇武喜鬪爲九郎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改右散騎常
十一募兵三千留屯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
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闕簿令自闕卽擬唱吏無能爲姦宣宗初德
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出爲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爲屬郡高其
專殺李聽親吏非用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宅宰相惡仲郢左遷
十八贈太子太保論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
謹甚雖姻屬不知非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劔南東川節度使
吾莅官未嘗以私喜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
薛存誠善取士如許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
知名顯貴云子仲郢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
仲郢字諭蒙母韓卽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縣
使夜咀嚙以助勤長使南鄭令權奕以罪仲郢杖之六日死貶雷

州刺史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魏州刺史以檢校尚書
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葬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
通五年爲太平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
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仲郢方嚴尚氣
義中子親甚謹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
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感
悟從之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
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
匱編負王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稟爲婚嫁在朝非慶
弔不至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
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
皆一鈔魏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

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子璞珪璧玼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紀元爲經年以大政大祥異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甲曆爲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蔣係以爲然終著作郎

珪字交玄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棕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棕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棕舉故事爲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冒處諫職爲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勅就養詔可始公綽治家埒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璧字寶玉馬植鎮江州辟管書記又從李瓚桂州規止其不法瓚

不聽乃拂衣去未幾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

授翰林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

玼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爲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高要尉玼三疏申理湜後得梟嗟歎以爲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爲嶺南節度副使解中橋熟旣食乃納直於官黃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玼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廬州刺史卒元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玼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有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

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爲其本，默爲木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外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繁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繁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貧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并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閩天后時宰

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昏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言如返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裁夕食，齋荀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齋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

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于牆廡間而不知終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復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

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于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詳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

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公權益不奪
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
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晔領邠寧而議
者頗有臧否帝曰晔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郵自大金
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晔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
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
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宮自南內送女還晔家其忠益多
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爲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爲集賢
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
公復爲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
先羣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
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

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
音律而不喜奏不曰聞之令人駭息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
文宗嘗召與聯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
自南來殿閣生涼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
足命題於殿壁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
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祕賜以器幣且詔自
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
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
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爲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王
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盃一笥勝識如故而益皆亡奴妄言叵測者
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鏤秘之
子華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劔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華

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園於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投園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王務自稱郎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預知其終自為墓銘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璨別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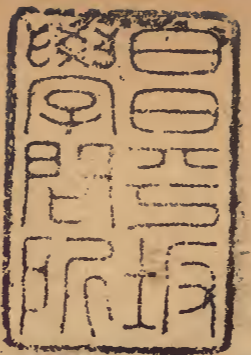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

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為鄴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恃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換吏部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為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拊贍貧民政聲流聞入為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戶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為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

爲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答吏剔抉其賊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官私官錢邪宰相裴垪亦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佗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爲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曆南曹置別簿相檢實吏不能爲姦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謂爲適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爲供軍使王唐鄧而高靈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爲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傅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滑州未出郟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悅其能會浙西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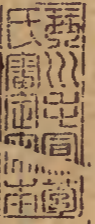
察使李儵死皇甫鏘素忌於陵薦以代儵帝不之可穆宗立遷戶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大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諡曰貞孝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寡不妄交游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總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贇保護乃免徙恩王傅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管經略觀察使人爲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



慰淮西吳元濟禽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掉訐獷戾有
 夷貊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
 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
 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
 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
 總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總篤學雖吏
 事控惚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諡曰懿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亦皆所謂邦
 之司直者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
 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為孝友聞家君
 子之澤遠哉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第八十八



唐書百六十三

